

聖經時期猶太人的宗教教育

郭罕利（道學碩士一年級）

一、引言

猶太民族的信仰生活堪稱整個民族生活的核心，與其歷史、文化及社會關係密切。因此，要了解聖經時期猶太人的宗教教育，尤其早期的教育情況，最基本的資料來自聖經。然而，聖經並沒有一個完整的系統介紹當時的教育體系，只有零碎的資料提供一點線索。同時，聖經時期猶太民族經歷了二千年多年的歷史變遷，由最初的半游牧式生活型態，發展到定居迦南的農業社會，建立統一王國，其後再經歷王國分裂，受巴比倫、波斯、希臘以及羅馬的統治，其教育型態亦受著政治社會的變化而產生不少變革。因此，學者除根據聖經提供的少量資料外，更從猶太人的民族歷史及文化、它與鄰近國家文化的關係，來了解猶太人的宗教教育發展情況。

二.猶太人宗教教育與歷史文化背景

1.猶太人的自我認識

根據聖經記載，猶太民族起源於上帝呼召亞伯拉罕離開吾珥，往應許之地，並使他的後裔成為大國。猶太人經歷在埃及為奴、神帶領出埃及，並揀選他們為立約之民，定居迦南。其後建立統一王國。約一百年後王國分裂，與鄰國時而聯盟，時而戰爭。政治上的聯盟引入異國的宗教崇拜，民風敗壞，雖先知呼籲悔改，但鮮有人聽從。故上帝發出審判，以鄰近強國先後毀滅兩國，猶太人經歷亡國之痛。波斯統治時代，猶太人返國，重建聖殿及聖城。主前四世紀，亞歷山大在巴勒斯坦實行希臘化統治，其後又被羅馬帝國統一，猶太人第二聖殿被毀。這四百多年，整個猶太民族經歷有史以來最劇烈的文化及信仰衝擊。

亡國被擄的慘痛經歷令猶太人反思遵守上帝律法的重要性。於是，他們整理及編修律法書等著作¹。猶太人一向自視為上帝的子

¹ J. D. Purvis, “Exile and Return: From the Babylonian Destruction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Jewish State”, revised by E. M. Meyers, *Ancient Israel*, revised & expanded

民，重視宗教生活，亡國後尤甚。可見猶太人的歷史、文化和宗教是密不可分的一個整體，而宗教教育更是猶太人教育的核心。

2. 教育與外來文化的關係

猶太民族所處之地常受外族影響，並長時間受外族統治，故“對米所波大米、埃及、錫利亞，甚至希臘及羅馬等地的教育研究，不但可作為了解猶太民族宗教教育的背景資料，而且可從中認識猶太人當時的實際情況”。²

亞伯拉罕屬閃族的後裔，族長時期猶太人主要活動於米所波大米，當地已有相當發達的文明，從考古學及歷史研究所見，當時人已懂得用在泥版上寫字，用單字表(word list)、楔形文字(cuneiform script)等文字系統，訓練文士³。到主前十二至前十世紀，迦南人傳統的文字(linear script)在巴勒斯坦一帶仍然廣泛應用，說明迦南文化之強，M. Civil 指出，以色列人這時期的信仰及文化是在示羅、示劍、基列及伯特利等地傳播的(撒上七 15)⁴，推斷猶太人的文化和教育亦深受迦南的影響。

王國時期(前十世紀至前六世紀)國力擴張，與鄰國先進的國家往來，而當時埃及文明尤高，故猶太人的教育體系亦受埃及影響較深，尤以皇族子弟、皇族親眷和國家要員(王上十二 8, 10)的正規教育，反映出埃及教育模式的影子。到主前八世紀，大量文字著作湧現，例如寫作先知的出現，令學者相信，當時的文字發展已經成熟，且教育不只在宮廷進行，而是由皇室及祭司階層帶入民間(代下十七 7-9)⁵。

被擄到巴比倫的猶太人大都受過良好的教育，因而能在當地蓬勃發展，或繼續接受迦勒底的教育(但一 4, 17)⁶，甚至到波斯時代亦

(Washington: Biblical Archaeology Society, 1999), p.208.

² M.Civil, A. Lemaire and J. T. Townsend, “Education”, *The Anchor Bible Dictionary*, ed. D.N.Freedman (NY: Doubleday, 1992), 2:306.

³ 同上, 2:301.

⁴ 同上, 2:308.

⁵ 同上, 2:309.

⁶ 同上, 2:306.

在宮中擔任要職(拉一 8；尼一 1)。當時猶太人分散各地，以亞蘭文為官方及日常生活語言，而希伯來文主要是在敬拜或進行宗教教育時才會使用。

希臘化時期，儘管猶太人努力維護傳統文化，但希臘的語言及文化力量銳不可擋，從馬加比二書可見猶太人宗教教育難免受到影響(四 12 及以下的經文)。當時除耶路撒冷的猶太人懂希伯來文，散居各地的猶太人需將經文譯成希臘文才曉得閱讀。羅馬時期制度完善，學校制度有規模地完善起來。當時注重法治，學習法律成為時尚，這為猶太人對律法的研習、詮釋及教育都帶來轉變。

三.宗教教育的發展概況

1. 族長時期至被擄時期 (前十八世紀至前六世紀)

有關猶太人在族長時期宗教教育的資料相當缺乏，聖經只有零星記載。這時期猶太人仍過著游牧式的生活，社會組織以家庭為中心，所以學者相信當時的宗教教育主要在家庭中進行，由父母透過日常生活進行非正規教育⁷。事實上，家庭在猶太人的宗教教育上一直擔當著舉足輕重的角色，而參與安息日和節期，是教育的重要元素，這點我們稍後會詳細討論。

王國時期是猶太人最輝煌燦爛的時代。他們仿效迦南各國的管治架構，建立政治獨立及中央集權的自治王國，以往的會幕也被新興建的聖殿取代，耶路撒冷成為國家政治、軍事和宗教信仰的中心，整個國家進入歷史新階段。管治複雜而龐大的國家需要大量各種各樣的人材，而敬拜生活亦由會幕時期進入聖殿時期，敬拜的禮儀和規例更完備，祭司對各種禮儀的執行及對群眾的教導更形重要。同時，面對社會急劇轉變帶來的不公義、貧富分化等現象，當時亦有不少先知興起，按照當時的處境，向猶太人詮釋上帝話語的信息⁸。

⁷ C. B. Eavey, *History of Christian Education*, (Chicago: Moody Press, 1964), pp.45-6.

⁸ J. Pilch, "Education (Jewish)." *Encyclopaedia Juddica*, ed. C. Roth (Jerusalem: Encyclopaedia Judaica Jerusalem, 1971), p.396.

因此，除家庭外，這時期祭司與先知是猶太成年人的重要教師⁹，而皇族等上層社會可能已有較具系統及規模的教育及訓練¹⁰。

2. 回歸後至羅馬時期 (主前六世紀至主後七十年)

有關猶太人在巴比倫及波斯時期的宗教教育資料並不多。有學者指出，猶太人在巴比倫時開始會堂式的公眾崇拜，由長老掌管，活動包括集體禱告及公開禁食¹¹，但會堂是否由此時開始，考古上尚未得證實，故未有定論¹²。波斯統治其間，以色列人重建聖殿。文士以斯拉進行大規模公眾教育，尤其注重律法書的教導，使律法成為猶太人個人及群體的信仰根基。相信這時期律法書的公眾教導，是日後會堂教育的濫觴。這時期猶太人最大的成就，是將摩西五經及前先知書編修完成，成為猶太人宗教教育的核心元素，所有男子必須學習背誦五經。

希羅時期猶太人的教育出現明顯變化，正規教育系統——學校發展起來，而受訓為文士、祭司的，亦必須學習希伯來、亞蘭及希臘三種文字。教育模式基本上是希臘化的，後來加入拉丁元素¹³。教育工作由過往祭司及智慧人的手中，漸漸轉移到文士、會堂及學校¹⁴。律法書仍是主要的學習內容，並且是猶太人個人及群體生活之社會

⁹ C.A. Tidwell, *Educational Ministry of a Church* (Nashville: Broadman Press, 1982), p.21.

¹⁰ J. L. Crenshaw, *Education in Ancient Israel: Across the Deadening Silence* (New York: Doubleday, 1998), p.87.

¹¹ Puryis, *Ancient Israel*, p.208.

¹² P. Alexander, "Synagogue, Palestine etc." *Dictionary of Judaism in the Biblical Period*. Edited by Neusner, J. (Peabody: Hendrickson Publishers Inc., 1996), p.609.

¹³ 猶太人對希臘化的反應及所受的影響也是頗具爭議性的。Martin Goodman 在 "Jewish Attitudes to Greek Culture in the Period of the Second Temple" 一文中作了甚詳盡的討論。參閱 G. Abramson ed., *Jewish Education and Learning* (Switzerland: Harwood Academic Publishers, 1994), pp.167-74.

¹⁴ 學者對會堂及學校何時開始出現有不同的意見，學校問題會在本文稍後討論。至於會堂，有以為在被擄巴比倫時已有會堂敬拜雛型，見丘恩處：《猶太文化傳統與聖經》(紐約：紐約神學教育中心，1999)，頁 30。而 H. H. Rowley 認為希臘時代散居埃及的猶太人已有會堂，但亦有學者認為最早的會堂在一世紀出現於巴勒斯坦，詳細討論參閱 L. L. Grabbe, "Synagogues in Pre-70 Palestine: A Re-assessment", *The Journal of Theological Studies* 39 (1988): 401-10.

及法律體系基礎¹⁵。

四、宗教教育的宗旨及特色

1.以律法為中心、以實踐為目的

猶太人教育的目的，是訓練及教導子民願意服侍上帝，遵守祂的誡命。在猶太人的歷史中，上帝一直是教育的中心，而律法則是教育的基礎¹⁶，到被擄回歸後律法更受重視。事實上，猶太人不滿足於單單吸取頭腦知識，而是追求切實可行。故他們所說的知識，主要是信仰知識，而信仰知識又是日常生活可行的規條。他們認為遵守律法，就等於保守自己常在上帝之約裏面，從而帶來國祚的長久及生命得救¹⁷。他們注重道德教育，其中一些生命品格更被視為真正宗教信仰的根基，包括敬畏耶和華、保守自己的心、有愛心及忍耐與謙卑等。

2.家庭教育的重要性

由於猶太人重視持守信仰，而家庭一直是猶太人社會的基本核心組織，所以猶太人非常重視在庭進行宗教教育，將信仰一代一代地傳下去¹⁸。例如箴言所記：“我兒，要聽你父親的訓誨，不可離棄你母親的法則”(一 8；六 20;廿三 22)。他們相信兒女是上帝所賜的福分和產業，故教導兒女自然成為重要責任，正如申命記六 4-7 所言：“以色列啊，你要聽！耶和華——我們神是獨一的主。你要盡心、盡性、盡力愛耶和華你的神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話都要記在心上，也要殷勤教訓你的兒女，無論你坐在家裏，行在路上，躺下、起來，都要談論。”

在家庭裏，兒童最初階段的教導工作主要由母親執行，當男孩長大，父親便擔當主要的教導。父親亦責負家庭崇拜，向成員講解儀

¹⁵ D. F. Watson, “Education: Jewish and Greco-Roman”, *Dictionary of New Testament Background*, C. A. Evans and S. E. Porter ed. (Leicester: IVP, 2000), p.311.

¹⁶ Eavey, *History*, p.50.

¹⁷ R. Illich, *History of Religious Education – Documents and Interpretations from the Judeo-Christian Tradition* (New York: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, 1968), pp.9-10.

¹⁸ Civil, “Education”, *The Anchor Bible Dic.*, 2:306.

式的含義（出十二 26）及教導上帝誡命（申六 7）。教育的方式主要是反覆背誦，孩子若不聽從，父母可以執行嚴厲的紀律，甚至使用鞭條體罰（箴：廿九 15），如箴言所說：“不可不管教孩童；你用杖打他，他必不致於死。你要用杖打他，就可以救他的靈魂免下陰間。（箴廿三 13-14）。家庭教育使宗教意識根深柢固地置於孩童心中，自小培養他們認識及遵行律法，猶太人多次亡國而民族不亡、聖殿被毀而信仰堅定不墮，家庭在宗教教育奠定的穩固根基不容忽視。¹⁹

3. 祭司、先知、賢士與文士

除家庭外，當時社會上亦出現幾種特殊階層，包括祭司、先知、賢士和文士，他們在猶太人的宗教教育上擔當著重要的角色。

先知和祭司的傳統要上溯到摩西和亞倫。他們都是從上帝領受誡命，然後向百姓傳遞信息的人。祭司的主要工作是“保存及教導所領受的律法，教導百姓明白及遵守，並指示他們敬拜、獻祭的禮儀和各種信仰的規例，並將這些禮儀內容教導自己的下一代”。²⁰當祭司之職擴展到聖殿的管理、各種聖潔條例的執行甚至參與政治活動，便忽略了教導之職，這可從聖經中先知對他們的指責略見一斑。及至被擄回歸後，文士兼祭司的以斯拉重申律法之重要，加強教導工作。文士在被擄至希臘統治時代，一直積極整理聖經及猶太信仰文獻，後來在教導及詮釋律法的事情上地位變得日漸重要，他們對律法的詮釋發展成日後的米示大等猶太教權威經典²¹。

先知的的主要任務是宣講神的話語，在現實生活中教導百姓及君王有關屬靈、宗教及道德生活的事情，指責社會的不公義和邪惡，宣告上帝的審判與拯救。他們主要活躍於猶太人被擄前後的時代。他們的工作不只是一種職業，而是上帝的召命。發展到後來，先知身邊有徒弟相隨，例如以利亞、以利沙（王下二 3-5；四 38 及六 1），他們聚集甚至居住在一處，徒弟透過觀察及實踐中學習。

¹⁹ Tidwell, *Educational Ministry*, p.24.

²⁰ Eavey, *History*, p.55.

²¹ Alexander, “Scribes”, *Dictionary of Judaism in the Biblical Period*, pp.554-5.

賢士或稱智者，他們是能夠“敏銳地觀察人生，從他(們)所有的智慧最後提取一滴，把對於人生價值的觀念撮成一句簡潔的話——一句‘格言’”的人²²。換言之，他們是一群透過日常生活教導百姓活出信仰、曉得處世的智者。他們教導人“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”，可見他們是敬畏上帝的，而他們所說的“智慧”，不只是頭腦上的知識，而是牽涉整個人生和人格。他們重視道德教訓，推崇各種美德，教導的對象以年輕人為主，希望他們長大後成為敬畏神而有處世智慧的人。同樣，當會堂及文士制度出現後，賢士這種稱謂亦逐漸被文士所取代²³。

4. 節期與公眾教育

“所有節期及禮儀都是教導兒童的途徑”²⁴。猶太人根據摩西律法規定的節期守節，這包括每個禮拜的安息日、吹號節、住棚節、逾越節、安息年、禧年、七七節及贖罪日等，在節期的慶典中，他們透過各種儀式，安排他們發問，然後解答，並且背誦口傳的傳統歷史故事²⁵，讓他們認識整個家庭、部族及國家的歷史，以及上帝的慈愛和作為。同時，他們在節期聚會上，或透過祭司獻祭，或透過文士宣讀及講解有關的經文，作為定期集體學習的機會。後來會堂發展成熟，猶太人在安息日聚會，不但進行集體敬拜，而且進行公眾宗教教育。故會堂亦稱為“訓誨之所”（houses of instruction）。

5. 學校教育

猶太人的學校教育何時開始？這是一個甚富爭議性的課題。在未進入討論之先，我們先解釋一下學校的定義。根據 J.L. Crewshaw 的定義，學校是指一座專作教學之用的建築物，有授薪的教師，訓練學生藉抄寫來學習閱讀及寫字²⁶。學者討論的主要根據文獻、考古及歷史研究三方面展開的。首先，聖經如箴言(廿二 17-21)、以賽亞書(五

²² 夏樂維著，馬鴻述譯，《基督教教育的興起》(香港：基督教文藝，1964)，頁 14。

²³ 禰浩榮，《聖經中的希伯來人》(香港：天道書樓，1999)，頁 370。

²⁴ Eavey, *History*, p.53.

²⁵ Pilch, *Encycl. Judaica*, p.385

²⁶ Crewshaw, p.87.

十4)等，多方提及專心聆聽的重要性，故有人認為這與古代近東的集體學習方式相同，應是學校教育的反映。然而從這些經文我們只能看到當時的學習方法，較難視它們為當時已有學校的論據。另外，亦有學者認為所羅門、希西家時代(前八世紀)的文化水平很高，尤其政府機構有許多識字的人，證明當時已有完備的正規教育系統，為皇家服務，訓練文士等官員來執行政治宣傳、文字記錄、書信往來等工作²⁷。

學校遺跡及考古證據亦不多。André Lemaire 根據十一種巴勒斯坦的碑文，認為碑文大小不同字體和字跡，是老師教導與學生練習寫字的遺跡，從而推論早於王國時期巴勒斯坦地區已有學校存在²⁸。然這說法未能提供具說服力的證據說明學校的存在。

又有學者根據埃及和米所波大米的歷史研究，說明主前二世紀該地區已有學校出現。例如蘇默(Sumerian)稱學校為“泥板屋”(tablet house)，學生在該處學習寫字，文士及政府官員在此處接受訓練，上流人士識字率甚高等，都認為是學校教育的證明²⁹。然而，將當地文化進程套用在猶太人歷史發展中，是否合宜，學者則有不同的看法³⁰。

另外，有學者根據猶太拉比文獻，認為早在希臘化時代已有類似學校的公眾教育場所出現，例如前三世紀末拉比 Ben Sira 曾提及在他的“處所”(house)學習，然而，當時在室內學習、甚至在學生的家中進行非正規學習是非常普遍的事，故有學者反對這是學校出現的記號。較多支持的說法，是主前一世紀 Simeon ben Shetab 開創公眾援助的教育的體系，規定所有兒童不論其社會及經濟地位如何，均需接受教育，是學校教育的開始³¹。直至主後一世紀，才有大部分猶太人的男孩在中小學接受正規教育，女孩子更遲。小學教育遲出現，可能與猶太人注重家庭教育有關。Watson 認為學校成立，是為了抗

²⁷ Crenshaw, *Education*, pp.87-90.

²⁸ 同上, pp.100-8.

²⁹ Civil, *Anchor Bible Dictionary*, II:303-4.

³⁰ Crenshaw, *Education*, pp.108-9.

³¹ L. Finkelstein ed., *The Jews: Their History, Culture, and Religion*, 3rd edition. Vol. 2.

(Connecticut: Greenwood Press, 1979), p.1261；蕭克諧：《基督教宗教教育概論》，第三版，(香港：道聲，1994)，頁7-8。

衡希臘化潮流的衝擊³²。

五、總結

由於聖經對猶太人教育問題述及不多，我們只能從考古、其他文獻和鄰近地區情況進行比較。以上討論，可初步認識猶太人的宗教教育特色，特別是民族歷史與宗教教育之密切關係。在教育發展的歷程中，家庭教育、公眾教育及學校教育的角色亦不斷轉變，外來文化對它的影響則一直是學者探討的焦點。

³² Watson, *Dictionary of New Testament*, p.311.

參考書目

書籍

中文

- 丘恩處。《猶太文化傳統與聖經》。紐約：紐約神學教育中心，1999。
- 蕭克諧。《基督教宗教教育概論》。第三版。香港：道聲，1994。
- 禰浩榮。《聖經中的希伯來人》。香港：天道，1999。
- 夏樂維。《宗教教育的興起》。馬鴻述譯。香港：基督教文藝出版社，1964。

英文

- Bickerman, E.J. *The Jews in the Greek Age*. London: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1988.
- Cohn-Sherbok, Dan *The Jewish Faith*. London: SPCK, 1993.
- Crenshaw, James L. *Education in Ancient Israel: Across the Deadening Silence*. New York: Doubleday, 1998.
- Eavey, C.B. *History of Christian Education*. Chicago: Moody Press, 1964.
- Finkelstien, L. *The Jews: Their History, Culture, and Religion*. 3rd edition. Connecticut: Greenwood Press, 1979.
- Goodman, M. "Jewish Attitudes to Greek Culture in the Period of the Second Temple". In *Jewish Education and Learning*. Ed. by G. Abramson and Tudor Parfitt. Switzerland: Harwood Academic Publishers, 1994.
- Illich, R. *History of Religious Education – Documents and Interpretations from the Judeo-Christian Tradition*. New York: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, 1968.
- Maynard, John A. *A Survey of Hebrew Education*. Westminster: Morehouse Pub. Co., 1924.
- Olitzky, K.M. *Rediscovering Judaism*. New York: KTAV Publishing House Inc., 1997.
- Purvis, J. D. "Exile and Return: From the Babylonian Destruction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Jewish State." Revised by E. M. Meyers, pp. 201-29. In *Ancient Israel*, revised & expanded. Edited by H. Shanks. Washington: Biblical Archaeology Society, 1999.
- Rutgers, L.V. *The Hidden Heritage of Diaspora Judaism*. 2nd edition. Leaven:

Uitgeverij Peeters, 1998.

Tidwell, C.A. *Educational Ministry of a Church*. Nashville, Broadman Press, 1982.

聖經辭典/百科全書

Civil, M., Lemaire, A., and Townsend, J. T., “Education,” *The Anchor Bible Dictionary*, 2:301-317. Edited by Freedman David Noel et. al.. New York: Doubleday, 1992.

Watson, D. F., “Education: Jewish and Greco-Roman”, *Dictionary of New Testament Background*, pp. 308-13. Edited by C.A. Evans and S. E. Porter. Leicester: IVP, 2000.

Pilch, J., “Education (Jewish),” *Encyclopaedia Judaica 6*: 382-402. Edited by Cecil Roth. Jerusalem: Encyclopaedia Judaica Jerusalem, 1973.

Alexander, P., “Synagogue, Palestine etc.” *Dictionary of Judaism in the Biblical Period*, p.609. Edited by Neusner, J.. New York: Hendrickson Publishers Inc., 1996.

期刊文章：

Grabbe, Lester L. “Synagogues in Pre-70 Palestine: A Re-assessment”. *The Journal of Theological Studies* 39 (1988), 401-410.

